

《华阳凉水井客家话记音》译注献疑

兰 玉 英

(成都信息工程学院 社会科学系 四川 成都 610103)

摘要:《华阳凉水井客家话记音》是客家方言研究的一本重要文献,但里面对词语的“国语”译注有一些错误。应结合上下文和词语的音义关系,结合四川官话方言和东山客家话辨析其译注不妥当的词,它们是:卡、稀巴烂、跌倒、么爸、家物、拚、直见、架势。

关键词:华阳凉水井客家话记音;词语译注;疑问;辨析

中图分类号:H17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315(2004)04-0135-05

本文所说的凉水井今指成都东山地区客家人的一个聚居点,其方圆约2公里,离成都双桥子有6公里;过去它还指成都通往洪河、大面镇古道途经的一个小店子。在明代时该小店子旁有一口深井,井水清澈甘甜,每逢夏季清凉解渴,故称之为凉水井,井旁的小店子和其周围也因之得名。这口井大约在1976年被填,其遗址在成都龙泉驿区十陵镇双林村五组路边。关于这口井有着非常动人的传说,那里的男女老少差不多个个对此都耳熟能详。

东山的客家人自称为广东人,他们把自己说的话称为广东话,把四川话称为湖广话,把说四川话的人称为湖广人。

1946年,董同和先生做了凉水井的客家方言调查,给我们留下了非常宝贵的《华阳凉水井客家话记音》一书,凉水井之名因董先生大作的影响而被外界所知晓。

《华阳凉水井客家话记音》(下面简称《记音》)材料用国际音标记录了20段自成片段的语料,并用国语加以译注。它保存了当时凉水井客家话活生生的语言面貌,很好地实现了作者调查的主旨——“供给材料”[1](81页),材料还记录了多达3500个

左右的词。总的说来,这个记音材料详实深入,丰富有趣,是客家方言研究的重要文献,对我们今天研究东山客家方言,对研究移民的方言,都有非常重要的价值。

董先生的调查已经过去近60年了。笔者最近细细地拜读了董先生的记音,怀着极大的兴趣就董先生所用的材料对凉水井客家话进行了新的调查,发现了一些变化,同时也发现了个别词语的译注和记录欠妥之处。其不妥之处与全部记音材料的价值相较而言,实在是白璧微瑕,微不足道,但为了让客家研究者更好地利用它,笔者在此不揣浅陋和冒昧,斗胆对其译注献疑,若有不当,请方家批评指正。

本文结合上下文和词语的音义关系,在四川官话方言和东山客家话两个平台上来辨析多处词语译注,结合四川官话方言来讨论的目的便于印证某个说法,更好地理解《记音》中某些词语的意思。

凉水井客家话与东山其他地点客家话具有很强的-一致性,文中的讨论有时不言“凉水井客家话”而言“东山客家话”,意在概括某个说法在东山的共同性,如果说法有别,则另外说明。

1. k' a⁵⁵①

收稿日期:2004-04-19

作者简介:兰玉英(1959—),女,四川内江人,成都信息工程学院社会科学系副教授,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兼职专家。

没有人添就算了,剩下来我们自己栽,k
'a⁵⁵不倒我。(p. 107^②)

这句话出自第七段会话材料,谈论的是关于栽秧的内容。栽秧时节东山客家人中专门有被称为“秧班长”的人负责组织人手为各家各户栽秧。说话人A家要30多人才栽得完,因为人还不够,还得增加人,A说不要抽鸦片烟的人栽秧,B转述秧班长的话说如果不要抽鸦片烟的人的话就无法增加人,在这种情况下A说出了上面的句子。

k'a⁵⁵,原文译注为“遏止”,这是不妥的。“遏止”是用强力阻止的意思,语意很重,其适用对象是来势凶猛而突然的重大事物,如战争、进攻、暴动、潮流等。此词应译注为“刁难”。这个词广泛地出现在四川的官话方言中,一般写作“卡”,也写作“榘”,它还有一个同义词“卡拿”,如果对译可以写作“卡”。

2. ɕi⁵⁵ p'a⁵⁵ nan³¹

到处都是 ɕi⁵⁵ p'a⁵⁵ nan³¹。(p. 111)

这句话出自第十段关于修路的对话材料,ɕi⁵⁵ p'a⁵⁵ nan³¹译注为“极坏”,在词汇意义上、语法意义和用法上都欠妥当。

“坏”作为表示性质的形容词,其意义是:缺点多的,品质恶劣的;使人不满意的或起破坏作用的,它一般用于人、天气、习惯、思想、品德等,主要跟表示抽象意义的名词搭配。作为动词,它的意义是使破损或使败坏[2](209页),在其后面加上“了”,可以跟路、书、玩具等表示具体事物的名词搭配,表示事物由好到破、烂的变化。ɕi⁵⁵ p'a⁵⁵ nan³¹是一个形容词的生动形式,属于状态形容词,在这里描述的是路烂的状态。译注为“路极坏”,其意义可以推知,但说法别扭,因为“极坏”用于指路不符合其意义所规定的词语组合。在这里对译为“稀巴烂”就很好,因为第一,普通话里有这个词,第二,四川各地的官话方言中基本上也说 ɕi⁵⁵ p'a⁵⁵ nan⁵³,四川的一本方言词典中记的正是这样的音[3](401页)。

3. mie⁵ tie³²

我 mie⁵ tie³² 你格外的事情嘍,这个事情我倒不管。(p. 114)

这句话出自第十二段假托夫妻口吻而写的对话材料。妻子看到丈夫焦眉愁眼的,说自己愿意想办法替丈夫分忧,但是她从丈夫口中得知他下身长了一个疮以后却不愿意管了。在她丈夫问她“你早先

不是对我讲你给我想法子吗”后她说出了上面的句子。mie⁵ tie³²原文译注为“没有”是错误的。根据上下文,mie⁵ tie³²显然是“以为”的意思,先前的主观设想与现在的客观实际不相符合,做妻子的很生气,所以后面讲“我唯愿烂完了都没得来头”。mie⁵ tie³²中的 mie⁵ 是“默”字,这个词四川方言作“墨倒”,笔者调查了凉水井、洛带、同安、黄土的客家人对“墨倒”的说法,大家都说成 mie⁵ tau³¹。估计董先生调查的时候发音合作人出现了口误,把 tau³¹说成 tie³²了。

默,《广韵》默北切,入得明。这是一个曾开一等字,在凉水井客话中曾开一等舒声韵的字读为 ien 韵(例外是“蹦蹦”读 uŋ 韵),与之对应的人声韵则读 ie?,“得北贼”在《记音》中也是 ie? 韵。需要说明的是“北”字《记音》词汇部分记为 pie³²(p. 133),在“北风跟太阳争哪个本事大”的材料中却记为 p'a⁵(p. 125-129)。p'a⁵这个音极可能是发音人的误读,是把“北”与“白”的音混成一个音了。因为第一,“北”是帮母字,为清音声母,声母不应读为送气音,声调不应读为阳入;第二,韵母读 a?,不符合对应规律;第三,今天凉水井客话不读 p'a⁵ 风而读 pie¹ 风,有的受成都话的影响读成 pe¹。一位东山客家话讲得很好的客家人曾很骄傲地告诉我说,客家人可以做到“北、白、百”三字念字不混,而湖广人把这几个字都念成了一个音 pe²¹。

默,从字义上讲,有“暗中、无形”的意思,如“潜移默化”、“默而识之”中,经过引申,在四川方言中有“心中估量、计算”和“考虑”的意思,例子分别如:

总共要好多少钱嘛,你好生~一下考虑。

我再~一下,明天给你回话。[4](146页)

“默”的意义经过进一步引申并增加一个词根“倒”,产生了“默倒”一词,表示“以为”。这应该是一个从西南官话中进入凉水井客话的词,成都话读为 me²¹ tau³¹。译注为“没有”,意思上讲不通,读音上不吻合。普通话的“没有”在动词的用法上凉水井客话说的是 mau¹³ tie⁵,在副词的用法上说 m¹³ nien¹³,而不说 mie⁵ tie³²。

4. iau⁵⁵ pa³¹

我回去对 iau⁵⁵ pa³¹ 说...(p. 115)

iau⁵⁵ pa³¹原文译注为“叔叔”,这会让人以为东山客话把叔叔叫成 iau⁵⁵ pa³¹。东山客家人一般用排行+阿爷[a⁵⁵ ia¹³]的方式称呼父亲的哥哥,一般用

贼娃子 ka⁵³ s₁⁵³ 好偷哦。(p120)

“贼娃子”去偷任子林家,趁任子林的妻子及其姘夫弄死人弄累了睡大觉的时候,就 ka⁵³ s₁⁵³ 偷东西。ka⁵³ s₁⁵³ 原文译注为“肆意”,基本意思是对的,但词义的侧重点不同:“肆意”的意义侧重点在“随意”,在这儿译注为“肆意”,就是贼娃子想偷什么就偷什么,不顾一切,强调的是思想上的无所顾忌;ka⁵³ s₁⁵³ 的意思是“使劲地”、“尽力地”,侧重讲对力量的运用,强调的是能力上的最大实现。虽然当时贼娃子可以想偷什么就偷什么,可“ka⁵³ s₁⁵³ 偷”是能够偷多少就偷多少,“贼娃子 ka⁵³ s₁⁵³ 好偷哦”这句话说的是贼娃子使劲地偷,偷了很多东西。

ka⁵³ s₁⁵³ 写作“架势”,在四川方言中用得很普遍,一般读为[tɕia⁵³ s₁⁵³],成都话也读[tɕia⁵³ s₁⁵³]。它在动词前面用作副词,表示“使劲地”、“尽力地”的意思,今天东山客家话这个词还读为 ka⁵³ s₁⁵³,意思跟四川方言相同,语音也完全能够对应。目前我们在闽粤赣的数个客家方言点中还没有发现这个词,姑且认为它是从成都方言进入到东山客家话的。

架,《广韵》古訝切,去禡见。其中古音是[ka]去声,这是一个假摄开口二等字,假开二拼见组的字今天在东山客家话中声母没有腭化为舌面音即保留了古读,如“家假嫁”读[k]声母,“牙芽衙”读[ŋ]声母,在成都话中前者的声母已经腭化为[tɕ]声母,后者的舌根鼻音消失了;所以在这里成都话与东山客家话的对应规律是:

见母拼假开二等字 例字

成都话 tɕia → 东山客家话 ka 家加稼假贾嫁架

所以 ka⁵³ s₁⁵³ 译注为“使劲地”之类的意思更妥当。

从上面的辨析中可以看出,我们所谈到的例子除了“稀巴烂”以外都是方言词,其中“直见”使用的范围较狭窄,“架势”今天还见于湘方言,八个词都

是成都方言里有的,除了“直见”以外的7个词是四川其他地点的官话方言也说的。

四川官话方言与客家方言同根同源,东山客家方言与其周边的官话方言两百年有密切的接触,所以结合四川方言的说法来讨论问题除了可以印证那些词语的用法和意义以外,还可以通过方言之间的碰撞、渗透看出方言工作者所面临的难题、挑战。

东山的客家方言是从康熙末年以后由客家人移民迁徙带来的,董先生1946年调查的时候,这个方言在这里已历时200多年,虽然有“宁卖祖宗田,不卖祖宗言”的“乡土根性”的力量让它保存了客家方言的基本特点,但是“人与人之间交往的‘交际’的力量”[6](187页)必然使它与周边的西南官话发生碰撞,就董先生的《记音》提供的材料看,其碰撞还是很强烈的。张振兴先生曾把汉语的双方言或多方言现象归纳为四种类型,其中第二种是“双方言或多方言并存,但居民群体内部说一种本地方言,在群体外部说一种通行范围更广的方言”[7](252页),东山客家人的语言状况正是属于这种类型。同时,他还说到这种现象“大大地丰富了方言研究的内容,也对方言研究提出了挑战”,“凡是双方言或多方言并存、融合的地区,都是方言研究的难点,甚至是空白点”[7](155页)。

《凉水井客家话记音》所记录和反映的调查不但在当时就是在今天看来也是很深入的,因为它成段甚至成篇的口语材料表现了当时东山客家话的“言语真面目”,在语音、词汇和语法三方面给我们呈现了一个鲜活的方言移植以后的标本,而且这个调查深入到了意义,即便是难理解的虚词也用国语加以译注,这实在是难能可贵。意义的理解和研究向来被语言学家们认为是最困难的事情,更何况对这样一个复杂的方言做深入的调查,因此对《记音》中个别译注错误不应苛求。

注释:

①注音尊重原文,为了方便,音节的调值根据《记音》文中的标音说明,采用今较为通行的数字表示法。

②本文各例句都出自董同和《华阳凉水井客家话记音》。

③来自于四川民族出版社黄尚军先生2003年的田野调查材料。

参考文献:

[1] 董同和. 华阳凉水井客家话记音[M]. 北京:科学出版社,1956.

- [2] 李行健. 现代汉语规范字典[M]. 北京: 语文出版社, 1998.
[3] 王文虎、张一舟、周家筠. 四川方言词典[M].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0.
[4] 梁德曼、黄尚军. 成都方言词典[M]. 南京: 江苏教育出版社, 1998.
[5] 许宝华、宫田一郎. 汉语方言大词典[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8.
[6] 索绪尔. 普通语言学教程[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5.
[7] 张振兴. 著名中年语言学家自选集·张振兴卷[M]. 合肥: 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2.

Doubt of Hua Yang Liang Shui Jing Ke Jia Hua Ji Yin Notes

LAN Yu-ying

(Social Sciences Department, Chengdu Info - Technology Institute, Chengdu, Sichuan 610103, China)

Abstract: *Hua Yang Liang Shui Jing Ke Jia Hua Ji Yin* is an important piece of literature in the study of kejia dialect, but there are some mistakes in its notes in "Standard Chinese", which are to be corrected according to the context and the relation between sound and meaning, and Shichuan standard dialect and Dongshan kejia dialect.

Key words: *Hua Yang Liang Shui Jing Ke Jia Hua Ji Yin*; word note; doubt; analysis

[责任编辑: 李大明]